

经济能悠闲增长吗？*

——有效闲暇的新人力资本效应研究

魏翔 王鹏飞

内容提要：在服务业比重显著提高的现代经济体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依赖教育、医疗等传统投入，对闲暇时间中非正规教育的依赖亦日益增长。通过引入有效闲暇及其“玩中学效应”（Learning by Playing），本文对上述现象进行了模型化构建，进而对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扩展，更新了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1995—2019年全球138个主要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有效闲暇所导致的新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可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高质量发展和闲暇增加后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积极的关联路径：技术进步和生活质量提高带来的居民闲暇增加经过优化配置，能塑造新人力资本、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有效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有效闲暇；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

DOI: 10.19343/j.cnki.11-1302/c.2023.04.009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565(2023)04-0110-14

Can the Economy Grow at a Leisurely Pace? Research on the Growth Effect of New Human Capital in “Learning by Playing”

Wei Xiang & Wang Pengfei

Abstract: In modern economies with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not only relies on traditional inputs such as education and medical care, but also increasingly relies on informal education in leisure time. This paper introduces effective leisure and “Learning by Playing” to the traditional human capital theories and updates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t the same time, the panel data of 138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rom 1995 to 2019 are select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human capital caused by effective leisure among countri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path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with more leisur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and life quality, economic slowdown and increased leisure, after optimizing leisure allocation, can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form new human capital, thus effectively contributing to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Key words: Effective Leisure; Learning by Playing; New Human Capital; Economic Growth; Labor Productivity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自动化浪潮下零工经济的薪酬特性及其就业效应研究”（20BJY056）；2023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软科学）“数字经济赋能河南省文旅文创融合的实现机制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232400410361）。

一、引言

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我国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体现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居民的闲暇时间也在持续增加。具体地，2018年我国居民日均自由可支配时间为3小时56分，平均每天比2008年增加12分钟^①。虽然我国居民的闲暇水平尚不及欧美发达国家，但已超过日本、新加坡和泰国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悠闲”慢增长态势。这种“悠闲”态势来自何处？是否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正是本文致力于解答的核心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分析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时的闲暇被处理为工作和受教育的替代品，呈现出典型的新古典特征。如Ortigueira（2000）设定个人时间是一个常数，被用于工作、闲暇和接受教育，三者相互替代。于是，将更多时间用于接受教育而不是纵情玩乐能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处理显然有不合理之处，其假设闲暇的固有价格对所有消费者（甚至是异质消费者）都是相同的，忽视了闲暇通过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该研究领域经济学家Gali（1999）利用价格粘性模型和西方7大工业国的数据证实，技术进步会增加闲暇时间从而导致消费增多，经济产出被推高。但是，Ortigueira（2000）在卢卡斯（Uzawa-Lucas）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工作—闲暇选择，发现闲暇增加会带来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抑制了经济实现内生增长。

总而言之，上述研究主要考察的是闲暇对消费、就业等需求侧的作用，并未揭示闲暇变化对供给侧的影响，而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考察闲暇是否对供给要素具有长期作用。本文认为，闲暇对经济的长期作用取决于经济中的闲暇因素能否有效转化为新人力资本。此处的新人力资本来源于闲暇时间中的“玩中学效应”。其具体涵义是，闲暇时间中的旅游、休闲、文艺等积极活动相当于一种非正式学习，是除正规教育外人力资本积累的另一种主要来源（Lechner，2009）。“玩中学效应”带来的人力资本之所以被称为新人力资本，是因为在正规教育时间内形成的传统人力资本主要是塑造和提升个体的认知技能（即计算、阅读、弹奏、绘画等知识可习得性技能），而闲暇中的非正式学习可以提高个体的非认知技能（即坚毅、自控、开朗等性格技能）（Heckman和Kautz，2013）和个体人力资本中不可复制的部分（Bloom和Canning，2000）。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考察了闲暇时间内“玩中学”新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确认了“悠闲增长”的可能性和作用域，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新的注解。基于时间配置人力资本理论，“玩中学效应”和“校中学效应”相对应，全面反映了现代社会人力资本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校中学效应”是来自于受教育时间内的正规教育型人力资本（传统人力资本），“玩中学效应”是来自于闲暇时间内的非正规教育型人力资本（新人力资本）。“玩中学效应”是“校中学效应”时间配置的对偶部分，对应于“校中学效应”对个体认知素质的提高，“玩中学效应”重在对个体的非认知素质加以提升（Heckman和Kautz，2013），补全了现代人类全面发展的人力资本环节。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有效闲暇形成新型人力资本并产生增长效应的研究基础；第三部分建立基准理论模型，展现有效闲暇如何发挥“玩中学效应”，从而形成新人力资本以促进经济增长；第四部分利用主要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对研究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机制分析，研究“玩中学效应”的产生原因和传导机制；第六部分考察我国如何利用“玩中学”新人力资本效应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最后一个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个人自由可支配时间是指每天从事健身锻炼、听广播或音乐、看电视、阅读书报期刊、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活动的时间。

二、闲暇时间创造新人力资本的研究基础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关注教育、在职培训以及健康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闲暇时间所蕴含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所忽略。这主要是因为经济研究通常根植于一定的时代环境,经典人力资本理论的发生背景是工业化社会。Caballe和Santos(1993)在对卢卡斯模型转移动态的讨论中最早关注到了时间概念,但仍将闲暇时间作为对工作时间的替代。这类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将“工作—闲暇选择”(即劳动供给)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却将闲暇处理为独立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变量,这类闲暇被称为“原始时间”(Raw Time)或“非有效闲暇”(Unqualified Leisure)(Ortigueira, 2000)。而有效闲暇(Quality Time)是指那些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闲暇时间(Ortigueira, 2000; Gómez, 2008)。与传统经济学家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学家最先注意到人力资本积累越来越依靠兴趣学习、视野开拓、性格塑造等闲暇时间中的非正规教育。他们发现“闲暇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能做什么”,基于此,“非有效闲暇”被“有效闲暇”所替代(Ortigueira, 2000)。大量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跨学科研究证实了有效闲暇的存在性及有效性。健康而积极的休闲活动可以使个体“高度投入,感到自足,忘记时间流逝,被激发出创造性、探索感和冒险精神”(Gunter, 1987)。和工作、教育等活动一样,休闲活动会成为个体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在现代社会,在休闲体验中最有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学习(Csikszentmihalyi, 1981)。上述闲暇对个体非认知素质的提高作用即“玩中学效应”(Learning by Playing, LBP)(魏翔和庞世明, 2012)。

由于对闲暇中新人力资本的认识较为薄弱,闲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关系未得到应有的重视。Lucas(1988)将人力资本的作用分为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前者是指个体的人力资本能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和收益,后者是指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能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但在这种区分中,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除了工作时间里的活动以外,闲暇时间内的活动显然也会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产生类似内、外部效用,有必要在经济增长模型中考虑闲暇的作用。经济史学家们通过观测发现,1860—1990年间,美国劳动者每周的闲暇时间大约增加了25个小时,增加的这些时间主要用于看电视、上图书馆等闲暇活动,然而对这些闲暇时间的计量却未被纳入到正式的国民经济统计中,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被低估了(Fogel, 2000)。为了解释和挖掘上述被低估的增长部分,经济学家们开始逐渐认识到闲暇中所蕴含的人力资本因素,并尝试将闲暇时间作为影响人力资本质量的外生变量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Ortigueira, 2000)。研究发现,闲暇学习中形成的新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社会尤其重要,很可能成为未来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尚未将闲暇进行内生化进而明晰闲暇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因果链条。为了弥补上述缺憾,本文不仅将闲暇和人力资本视为一种“结合”,还将闲暇内生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路径。

三、模型：“悠闲”对增长的作用

不失一般性,本文把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实质作用的闲暇称为“有效闲暇”,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用 l^* 表示。其中 l 是单纯的闲暇时间(Raw Time); γ 表示闲暇活动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程度,即“玩中学效应”的大小(魏翔和庞世明, 2012)^①。为此,本文建立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生产函数基准模型:

^①闲暇时间具体可分为三种:一是必要型闲暇时间,如睡觉、吃饭等维持基本生存的闲暇时间;二是休闲时间,如从事旅游、休闲、文化交流等享受活动的闲暇时间;三是家庭生产时间(Aguiar和Hurst, 2007)。后两种闲暇时间是有效闲暇发挥“玩中学效应”的主要来源。并且,玩中学的闲暇时间中包括了非正规学习时间。

$$y = Ak^\alpha (uh)^{1-\alpha} \quad (1)$$

其中, y 是人均产出, k 是人均物质资本, 有 $\dot{k} = y - c$, c 为人均消费, $u \in (0,1)$ 是工作时间占比, h 是人均人力资本 (Lucas, 1988)^①, $\alpha \in (0,1)$ 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 A 是外生的技术水平, 可标准化为1。

综合Lucas (1988)、魏翔和庞世明 (2012) 的建模方法, 人力资本的积累源于个体的生活方式, 即个体对不同经济社会活动的时间配置为 $\dot{h} = f(t)$, 其中, t 是时间配置向量, 表示当事人在各类活动上的时间使用 (Time Use) 配比, $t = (u, l, e)$ 。其中, $u \in (0,1)$ 是工作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 表示形成工作经验形式的人力资本; $e \in (0,1)$ 是受正规教育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 表示形成学位、学历、认知技能形式的人力资本 (Lucas, 1988); $l \in (0,1)$ 是假日时间 (含娱乐、旅游、度假、社交、康体等休闲活动时间, 但不含吃饭、睡觉、个人护理等活动时间) 占总时间的比例。 $u + l + e = \bar{T}$ 。因为在固定工作制下, 人们很难自由选择工作时间, 此时工作时间 u 可看做是外生变量 \bar{u} , 于是上述恒等式可简化为 $e + l = \bar{T} - \bar{u}$ 。为了便于分析, 将闲暇时间和教育时间的总时间标准化为1, 则 $e + l = 1$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中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具有实际影响的理论基础, 闲暇应进入人力资本积累路径:

$$\dot{h} = \delta h l^\gamma (1-l)^{1-\gamma} \quad (2)$$

其中, $\gamma \in (0,1)$ 反映了闲暇时间中休闲、娱乐、旅游等活动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新贡献。具体而言, γ 代表闲暇时间的人力资本形成率或“玩中学效应”强度 (魏翔和庞世明, 2012)。假设“玩中学效应”和“校中学效应”共同塑造总人力资本时具有边际报酬不变特性, 于是“校中学”的人力资本形成率为 $1 - \gamma$ 。其中, $\delta \in (0,1)$ 是总人力资本的转化率。

值得注意的是, 单纯的闲暇时间并不是发挥“玩中学效应”、形成新人力资本的充分条件, 只有那些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人力资本积累的闲暇形式才能产生“玩中学效应”。为此, 借鉴Gómez (2008) 对有效闲暇的阐述, 本文将 l^γ 形式的闲暇称为有效闲暇, 用以指代“玩中学效应”。式 (2) 表现了闲暇参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完整过程: 一方面, 有效闲暇 l^γ 的投入能直接增进人力资本, 体现“玩中学效应”; 另一方面, 单独的闲暇时间 l 对受教育时间只具有替代作用 (即式 (2) 中的 $(1-l)$ 项)。

考虑到人力资本外部性, 得到生产函数:

$$y = Ak^\alpha (uh)^{1-\alpha} h^\beta \quad (3)$$

其中, $\beta > 0$ 是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正外部性效应参数。个人效用函数为^②:

$$u(c) = \int_0^\infty \frac{c^{1-\theta} - 1}{1-\theta} e^{-\rho t} dt \quad (4)$$

则现值汉密尔顿函数为:

$$H(k, h, v, \mu, c, l, t) = \frac{c^{1-\theta} - 1}{1-\theta} e^{-\rho t} + v(y - c) + \mu [\delta h l^\gamma (1-l)^{1-\gamma}] \quad (5)$$

其中, c 、 l 为控制变量, k 、 h 为状态变量, v 和 μ 是汉密尔顿乘数。

由 $\frac{\partial H}{\partial c} = 0$, 可得 $c^{-\theta} = v e^{\rho t}$; 由 $\frac{\partial H}{\partial l} = 0$, 可得 $\frac{v}{\mu} = \left(\frac{\gamma}{l} + \frac{1-\gamma}{1-l} \right) h \frac{l}{(\alpha-1)y}$; 由 $\dot{v} = -\frac{\partial H}{\partial k}$, 可得

^①本文的人力资本中不考虑健康资本, 这部分资本是卫生经济学的考察对象, 主要来自于医疗卫生投入、健康保险设置和个体的社会经济条件 (如所处环境、饮食质量、睡眠时间等)。因此, 本文的假日时间中不包含吃饭、睡眠等时间。

^②本文没有在效用函数中引入闲暇是为了避免出现多均衡态或非单调动力学结果带来的不必要复杂性。在内生增长模型的效用函数中引入闲暇, 都可能得到不确定性的后果。在效用函数中引入闲暇对诠释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很有用, 但对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无影响, 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复杂性, 因而本文的效用函数并未引入闲暇。

$\frac{\dot{v}}{v} = -\frac{y}{k}\alpha$; 由 $\dot{\mu} = -\frac{\partial H}{\partial h}$, 可得 $\frac{\dot{\mu}}{\mu} = \frac{v}{\mu h}(\alpha - 1) - \delta l^\gamma (1 - \gamma)^{1-\gamma}$ 。其中, 横截面条件为:

$$\lim_{t \rightarrow \infty} e^{-\rho t} vk = 0; \quad \lim_{t \rightarrow \infty} e^{-\rho t} \mu h = 0$$

在引入闲暇之前, 长期增长率由受教育时间决定 (Lucas, 1988), 因为“将闲暇纳入增长模型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挑战性, 如长期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可能会因为纳入闲暇而改变” (Ortigueira, 2000)。因此, 首先对上述动态系统的存在性、稳定性和唯一性进行判别^①, 并在此基础上经过最优化计算得到稳态增长路径:

$$g_h = g_c^* \frac{1 - \alpha}{1 + \beta - \alpha} = \frac{1 - \alpha}{1 + \beta - \alpha} \frac{1}{\theta} [\delta(1 - l)l^\gamma - (\rho - \lambda)] \quad (6)$$

$$g_y^* = g_c^* = g_k^* = \frac{1}{\theta} [\delta(1 - l)l^\gamma - (\rho - \lambda)] \quad (7)$$

由式(7)显然可知, 在稳态时, 有效闲暇 l^γ 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有正向促进作用, 发挥出“玩中学效应”。总体上, 闲暇时间 (l) 对经济增长表现为两种作用: 一是“互补作用”, 即有效闲暇 l^γ 有助于形成新人力资本, 从而推高增长率; 二是“替代作用”, 即闲暇时间 l 会“挤出”工作时间或受教育时间, 从而拉低增长率, 表现为式(7)中的 $1 - l$ 项。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 有效闲暇所带来的“玩中学效应”能形成新人力资本, 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作用。通过发挥这种新人力资本效应, 可以使国家在保持较高闲暇水平的基础上实现“悠闲增长”。

四、实证: 跨国经验研究

(一) 研究设计

1. 样本说明。

本文选取《世界发展报告2020》(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涵盖的138个样本国家1995—2019年的经济面板数据, 样本范围覆盖了全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为了保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本文的主要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年的《人类发展报告》, 假日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专门的假日数据库^②并经手动整理而得。

2. 变量选取。

基于Barro (1998) 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扩展, 跨国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为:

$$Dy = f(y, y^*) \quad (8)$$

其中, Dy 为人均GDP的增长率, y 为当前人均GDP水平, y^* 为人均GDP的收敛目标或稳定水平。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理论模型中有效闲暇 (l^γ) 形式的“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 以公共假日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国家层面的有效闲暇变量。需要指出的是, 因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层面的有效闲暇, 所以假日数量统计的是该国当年的法定节假日。本文构造“假日分散度”指标来反映假日质量, 构造依据来自于Eden (2016) 的研究, 假日分散度变量表述如下:

$$X_{it} = 1 - \frac{\sum_{n=1}^{365} M_{in}}{2N_{it}} \quad (9)$$

①因篇幅所限, 证明过程以附录1展示, 见《统计研究》网站所列附件。下同。

②数据来源: <https://www.timeanddate.com/holidays/uk/2015>。

其中, X_{it} 是假日分散度, 排除全年无休和全年无连休的极端情况^①, 存在 $X_{it} \in (0, 1)$ 。 M_{ijn} 表示 i 国第 t 年度中第 n 个假日的假日性质得分: 如果第 n 个假日的前一天或后一天是节假日, 则 $M_{ijn} = 1$; 如果第 n 个假日的前一天同时后一天都是节假日, 则 $M_{ijn} = 2$; 否则, $M_{ijn} = 0$ 。当保持节假日天数不变时, 假日分散度 X_{it} 的数值越大, 意味着本年度中假日分布的分散程度越高。

由假日分散度公式可得到两点结论: 一是假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假日分散度越大, 假日安排越平滑 (即假日分布越分散), 进而越有利于提高生产者的绩效或生产率^②; 二是假日分散度不变的情况下, 假日总量越多的国家越有余地进一步提高假日分散度及劳动生产率, 从而假日总量对假日分散具有一定的潜在促进作用^③。总而言之, 虽然假日分散度能很好反映假日安排的内部结构状况, 但对假日总量的反映不太敏感。因此, 本文同时用假日分散度 (闲暇质量) 和假日总量 (闲暇数量) 来全面测度有效闲暇变量。为了探测假日分散度作为有效闲暇代理变量之一的可行性, 绘制世界上 138 个主要国家的假日分散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图^④。发现假日分散度越高 (即公共假日的年度分布越发散), 国民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因此, 用假日分散度来代理有效闲暇具有合理性。

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的传统人力资本 (HC_{it}) 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诸多共识, 但在人力资本的测算方法上还未取得广泛赞同 (王士红, 2017)。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教育指标法成为国际上人力资本测度最常用的方法。因此, 本文选取人均受教育年限代表传统人力资本 (HC_{it})^⑤。同时, 为了克服教育指标法测度人力资本的某些局限性, 本文借鉴 Antunes 和 Soukiazis (2012) 的指标设置, 采用 “每百万 25 岁以上人口拥有的专利数” 来反映人力资本的质量。此外, 虽然新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主要源于 “玩中学效应” 对个体心理健康、心智水平和情绪能力等非认知技能的提升。但是 “玩中学效应” 对疲劳恢复、体质提高等方面的作用可能会体现为健康资本的提高, 因此也有必要对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加以控制。为此, 借鉴 Barro (1998) 的做法, 本文使用 Log (预期寿命) 作为健康资本的代理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物质资源禀赋、出生率、通货膨胀和贸易总额。其中, 物质资源禀赋采用该国初始 Log (GDP) 水平来衡量, 因为初始 GDP 水平可以综合衡量该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不可见的技术水平, 同时该变量也衡量了经济收敛的程度 (Barro, 1998)。出生率用来衡量一国潜在新生劳动力的供给水平。本文借鉴 Barro (1988) 的做法, 采用 Log (出生率) 来控制劳动力供给水平。一般认为, 通货膨胀对长期经济增长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而实现稳定的低通货膨胀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 (Kacapyr, 1998)。在此,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来衡量通货膨胀率。本文引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净贸易指数 (即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指标) 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其中, 世界银行将 2010 年的净贸易指数设定为 100。

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 1。

①目前全球只有极个别国家实行单休 (如, 伊朗休周五, 尼泊尔休周六, 巴拿马休周日, 三国实行单休制), 有可能出现假日分散度为 0。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周内双休制度, 不存在完全无连休的假日安排情况, 因假日分散度不会为 1。

②这是因为 Eden (2016) 的研究结果表明, 太集中的工作日和休息日都不利于个体绩效的提高。因此, 工作 2~3 天休息一天比连续工作 5 天再休息 2 天更为有效。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分散休假比集中休假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率。

③举例来说, A 国全年有 4 天假, 五一连休 2 天、十一连休 2 天, 假日分散度是 1/2。B 国全年有 6 天假, 五一连休 2 天、十一连休 2 天, 春节连休 2 天, 假日分散度也是 1/2。然而, 假日数量多的 B 国有更大空间调高自己的假日分散度, 比如 B 国可以连续 2 个连休 2 天后, 再分开各休 1 天, 假日分散度就上升为 2/3。

④因篇幅所限, 世界主要国家假日分散度和劳动生产率关系以附图 1 展示。

⑤Barro (1998) 认为 25 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比 15 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更具解释力。

表1 变量及其统计特征分析

类别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人均GDP增长率	3353	1.2800	1.6910	-62.3781	3.3298
解释变量	假日分散度	2795	0.4888	0.0197	0.3913	0.5513
	假日总量	2800	113	3.5423	104	138
	受教育程度	3170	7.6710	3.3687	0.7000	14.1000
控制变量	Log(寿命预期)	3308	4.2169	0.1567	3.4351	4.4419
	专利申请数	2172	6694	25667	1	313052
	Log(GDP)	3352	24.6392	2.0374	20.1751	30.6957
	净贸易指数	2950	115.3099	38.7428	21.3967	458.5745
	通货膨胀率(%)	3090	9.3243	35.4663	-60.4964	1058.3740
	Log(出生率)	3120	3.0128	0.5466	1.8563	4.0024

数据来源：人均受教育程度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年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假日数据来自于假日数据库 <https://www.timeanddate.com/holidays/uk/2015>。其余经济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由于各变量缺失值不同，因此有效观测值也不同。一些国家的通胀率为负值，如安哥拉在2010年的通货膨胀率是负60%。

3. 估计策略。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有效闲暇被设定为假日总量和假日分散度。估计时，先对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如存在内生性则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并对工具变量进行有效性检验。为了考察不同国家假日变量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选择的代表性国家尽可能覆盖了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涉及到五大洲地区。选择的典型时段为2015—2018年，不采取过长的时间段是为了更严格地审查变量的变化程度^①。发现假日变量（假日分散度和假日总量）在每个国家的离散程度均比较明显，每个国家的趋势线有比较大的起伏，说明假日变量的差异并没有被国家固定效应所吸收。同时，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假日指标也都有变化。由上可知，假日指标在组内和组间存在离散差异，不会被国家固定效应所完全吸收，这为下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合理性来源。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

$$g_{yit} = \alpha + \beta X_{it} + \gamma HC_{it} + \delta Control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0)$$

其中， g_{yit} 为国家当年的人均GDP增长率； X_{it} 为有效闲暇变量； HC_{it} 为传统人力资本，包括受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 $Control_{it}$ 为一系列影响跨国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包括物质资源禀赋、净贸易指数、通货膨胀、出生率等； δ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 μ_i 用来控制国家固定效应， ε_{it} 是误差项。

(二) 内生性分析

1. 检验内生性。

虽然面板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是模型中的内生解释变量仍然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法予以解决。为此，本文对评估方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0，在1%水平下拒绝所有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②。进行稳健的杜宾—吴—豪斯曼检验(DWH)结果显示，F统计量和 χ^2 统计量在大样本下渐进等价，同时二者的P值都小于0.05，可认为估计方程存在内生性问题。值得说明的是，假日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关联并不强烈。第一，假日政策取决于国家长期的历史文化积习、社会观念和经济状况基本面，这几大因素都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③，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较弱。第二，大量的先行研究显示，文化制度—经济之间

①因篇幅所限，世界主要国家假日分散度和假日总量变化程度的结果以附图2和3展示。

②因篇幅所限，内生性检验的结果以附表1展示。

③比如，法国长达30天的带薪休假制度自1982年开始实施，至今从未改变（郑爱青，2014）。

的内生性非常复杂，其强度常常被高估。假日制度作为一项文化制度，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内生性也不应被过度解读。Becker和Woessmann（2009）就深刻地说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内生性被过度解读了。本文机制分析部分的研究也证实，假日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传导性，不能高估假日制度本身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

2.克服内生性。

由于假日数量取决于各国外生的假日政策，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假日分散度的内生性，选用当期储蓄率作为假日分散度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储蓄率代表了当事人对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跨期偏好，即时间偏好率，而时间偏好会影响工作—闲暇选择进而和假日的分布相关。此外，储蓄率的滞后项可能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当期储蓄率难以影响当期增长率——二者的相关性分析证实了这点。蔡昉和都阳（2020）认为，在人口红利消失、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相反，高储蓄率可能通过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不利影响。

为进一步增强工具变量的可靠性，本文借鉴Barro（1998）的做法，选取解释变量（假日分散度）的滞后5期值作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对滞后解释变量和当期储蓄率变量做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为0.00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也在5%的水平下通过沃德检验，表明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原假设。为进一步考察弱工具变量，对滞后5期假日分散度和当期储蓄率这两个工具变量进行冗余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两个统计量P值小于0.05，拒绝工具变量的冗余检验。至此，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通过有效性检验。

3.回归结果。

在当期储蓄率作为工具变量、滞后5期假日分散度和当期储蓄率同时作为工具变量两种情形下进行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分别如表2的模型1和模型2所示。可以看出，有效闲暇（假日分散度和假日总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为正且十分显著，证实了本文理论命题的内容，即“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此处表现为，保证一定规模的假日总量并且

表2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IV=当期储蓄率		IV=当期储蓄率和滞后5期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假日分散度	471.0760***	92.1867	506.2704***	97.4578
假日总量	0.9414***	0.1889	0.8908***	0.1847
受教育程度	1.6508***	0.5105	1.3501***	0.4602
Log（寿命预期）	-36.9874***	10.0790	-14.6551	11.3115
专利申请数	0.0001	0.0001	5.36e-06	0.0001
Log（GDP）	0.0999	0.5683	-0.1733	0.5556
净贸易指数（2010年为100）	0.0176**	0.0086	0.0072	0.0093
通货膨胀	-0.0722***	0.0206	-0.0843***	0.0232
Log（出生率）	-1.7463	2.3428	-1.1796	2.5001
常数项	-188.3925	81.5955	-286.2274	102.8599
观测值	1567		1430	
Wald Chi2	408.7102		466.6401	
Prob>Chi2	0.0000		0.0000	
Sigma_u	6.8011		6.9158	
Sigma_c	5.7902		5.3342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假日结构尽量分散能提升经济增长率 (Eden, 2016)。同时,“校中学效应”(受教育程度)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表明,“玩中学效应”和“校中学效应”具有类似的以“学”促增长的人力资本作用。

此外,控制变量中传统人力资本、通货膨胀和物质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前人的研究较为一致 (Barro, 1998)。作为人口增长的代理变量,出生率的对数值对经济产出显示出负面影响,但不显著,说明人口增长未必会拉低经济增长。

(三) 稳健性分析

保持工具变量不变,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对原方程重新估计。具体地,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GDP增长率(模型3)、将核心解释变量假日分散度替换为假日集中度^①(模型4)、同时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GDP增长率、将假日分散度替换为假日集中度(模型5),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替换变量的稳健性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假日分散度	511.9079***	98.2619	-506.2703***	97.4578	-511.9078***	98.2618
假日总量	0.8933***	0.1862	0.8908***	0.1847	0.8933***	0.1862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298.0507	103.7085	220.0429	40.4194	213.8571	40.7529
观测值	1567		1567		1567	
Wald Chi2	783.8500		408.7100		783.8503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Sigma_u	6.7444		6.8811		6.7444	
Sigma_e	5.8230		5.7982		5.8238	

注: *, **,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IV=当期储蓄率和假日分散度滞后5期解释变量。

模型3中核心解释变量假日分散度的符号与模型1、模型2的结果一致,这表明替换因变量之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模型4和模型5中假日集中度的符号与模型1、模型2的结果相反,这是因为假日集中度=(1-假日分散度)。因此,该结果与模型1、模型2的估计结果一致。同时,假日总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在模型1~5中均保持一致。由上可知,原回归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机制分析

(一) 发现“玩中学效应”

本文探索性地研究了现代经济体由于闲暇时间增加所带来的“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这种新型人力资本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成为传统人力资本(来自于教育领域、健康领域和培训领域的人力资本)的有益补充。为了发现和识别这种新人力资本,本文从“闲暇要素”出发,选取经济体的“假日总量”和“假日分散度”作为代理变量,从闲暇总量和闲暇质量两个方面综合测度“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

本文的研究首先从理论上确认了“玩中学”新人力资本增长效应的存在:将闲暇时间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从而识别了“玩中学”新人力资本在增长中的位置,证实“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可积累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可产生显著的动态提升作用。随后,本文的全球样本数据分析证实了上述发现。由此可知,通过积极健康的有效闲暇安排可以支撑经济长期增长,如果忽略该

^①与假日离散度相反,假日集中度是衡量假日集中程度的指标。因此,假日集中度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意味着有效闲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显著性检验。

效应, 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增长贡献都会被低估(魏翔和虞义华, 2011)。

(二) “玩中学效应”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可以使劳动者从密集烦琐的劳动生产中暂时脱离, 在闲暇中补充体力, 恢复劳动激情, 提升劳动绩效。因为无论是“玩中学效应”促进的健康人力资本, 还是“玩中学效应”产生的非认知能力人力资本, 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个体的人力资本质量, 而人力资本的质量提升可以显著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因此, “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既和健康资本有共同的交集, 可以代表健康资本的作用, 同时也超越了健康资本概念, 代表了健康以外的心理、素养等软性人力资本因素, 集中体现为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 一方面, 闲暇活动有利于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 能够承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工作强度, 于是个体的健康资本得以提高, 产生更高的生产率, 获取更高的工资溢价。另一方面, “玩中学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超越健康资本的范畴, 对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亦有显著贡献。

提高劳动者的闲暇时间有利于缓解和消除劳动者的疲劳, 提高其劳动生产率, 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 实现劳动的可持续性。因此, 本文采用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作为中介变量来甄别“玩中学效应”的传导机制。其中, 劳动生产率用劳均GDP^①来衡量, 而经济增长率用人均GDP增长率来衡量。劳均GDP和人均GDP之间即存在差异也具有相关性。一方面, 考虑到人力资本因素, “劳均”和“人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个人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休闲偏好等人力资本要素会带来劳动参与率差异, 这会使劳均GDP和人均GDP之间产生显著差异。另一方面, 劳均GDP和人均GDP的分母不同, 但分子都是GDP, 使得两个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具体地, 假日分散度(X)可能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M)这一中介变量影响人均GDP增长率(Y)。这种因果链(玩中学→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提速)可表达为:

$$Y = cX + e1$$

$$M = aX + e2$$

$$Y = c'X + bM + e3$$

其中, 假日分散度(X)对人均GDP增长率(Y)的总效应是 c 。劳动生产率的增速(M)对人均GDP增长率(Y)的中介效应为 $a \times b$ 或 $c - c'$ 。而假日分散度对人均GDP增长率(Y)的直接效应为 c' , $e1$ 、 $e2$ 和 $e3$ 为其他变量和误差项。

根据以上分析, 设置如下回归模型:

$$Glp_{it} = \alpha_0 + \alpha_1 X_{it} + \alpha_2 HC_{it} + \alpha_3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1)$$

$$g_{yit} = \beta_0 + \beta_1 Glp_{it} + \beta_2 X_{it} + \beta_3 HC_{it} + \beta_4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2)$$

其中, Glp_{it} 为某国当年劳动生产率增速; g_{yit} 为某国当年人均GDP增长率; X_{it} 为假日分散度; HC_{it} 为传统的人力资本和预期寿命; $Control_{it}$ 为一系列影响跨国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 包括物质资源禀赋、贸易条件、通货膨胀、出生率等。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4)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 检测劳动生产率在“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提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传导机制,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 假日分散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与前文结果完全一致。对式(11)的检验显示, “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且假日分散度(即闲暇质量)的影响力度要明显高于假日总量(即闲暇数量), 这一点也符合理论模型的预测和之前计量分析的结果。由式(12)的回归结果可知, 中介变量(劳动生产率增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显著的正

^①劳均GDP=GDP/就业人数。

表4 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

模型 变量名称	$Y = cX + e1$		$M = aX + e2$		$Y = c'X + bM + e3$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假日分散度	471.0760***	92.1867	315.2248***	69.3861	230.3300***	55.7764
假日总量	0.9414***	0.1889	0.6142***	0.1406	0.4622***	0.1120
劳动生产率增速					0.7442***	0.0349
人均受教育年限	1.6508***	0.5105	0.8746**	0.3784	0.9666***	0.2829
Log(寿命预期)	-36.9874***	10.0790	-30.5345***	7.7212	-13.9103**	5.6292
专利申请数	0.0001	0.0001	9.15×10^{-6}	0.0001	8.09×10^{-6}	8.11×10^{-6}
Log(GDP)	0.0999	0.5683	0.4859	0.4276	-0.1525	0.3080
净贸易指数(2010年为100)	0.0176**	0.0086	0.0091	0.0067	0.0098**	0.0048
通货膨胀	-0.0722***	0.0206	-0.0515**	0.0158	-0.0285**	0.0116
Log(出生率)	-1.7463	2.3428	-2.1315	1.7509	-1.0580	1.2388
常数项	-188.3925	81.5955	-104.7258	63.6586	-106.4162	47.3199
观测值	1567		1529		1529	
Wald Chi2	408.7100		475.3800		2280.8000	
Prob>Chi2						
Sigma_u	6.8011		4.6000		3.5968	
Sigma_e	5.7902		4.2663		3.0642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IV=当期储蓄率和假日分散度滞后5期解释变量。

向作用，弹性系数为0.744。此时，有效闲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只是系数有所下降。这说明劳动生产率变量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相应地，假日分散度对增长的总效应约为471，直接效应约为230。综上所述，“玩中学”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传导作用得以实现。

六、对我国的启示

(一) 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路径

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时期，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人才队伍。与之相应，国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愈加深入，展现出鲜明的我国特色。这些研究既丰富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又对现实政策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研究者立足国情，针对我国存在的高房价、雾霾扩散等问题揭示了其对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抑制作用（张莉等，2017；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然而，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分析框架，对工作之外的新型人力资本关注不多，这可能会低估智能经济所带来的“新人口红利”。为此，有必要从闲暇时间配置所引发的新型人力资本角度前瞻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这种必要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劳动供给端来看，技术进步和收入增长不断提高国民的平均闲暇水平，使人们在时间配置上出现结构性变化，长期内将降低劳动力供给水平。在这种格局下，如果社会能提供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人力资本实现路径，就能弥补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市场的负面效应。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对闲暇增多背景下人力资本积累的多路径研究尚有不足。有必要认识到，现代社会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依靠正规教育，亦将越来越依赖闲暇时间中的非正规教育。

另一方面，从劳动需求端来看，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提高自身素质、应对收入波动的需求十分迫切。智能科技和闲暇时间的同步提升催生了在线教育、家庭

娱乐、运动休闲等非正规教育产业的蓬勃发展（Aguiar等，2013）。这种发展趋势促使人们冲破原有学习模式、寻求新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方法。于是，在闲暇中进行探索性研究、兴趣型学习、接受非正规教育正在成为“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形成的有效途径。

（二）努力形成国民休闲的合理结构

本研究揭示，发挥“玩中学效应”以形成新人力资本能帮助增长放缓的经济体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经济体需具备一定的闲暇数量（公共假日数量），这对当前的我国而言是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因为随着我国的科技进步和人口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释放出了较多的闲暇时间。正如本研究所发现，高质量的闲暇时间配置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印度的假日时间远高于我国，但经济发展水平却低于我国，而英国的假日时间略低于我国，但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我国。这表明单纯的假日时间数量并不能直接形成“玩中学效应”。因此，当假日时间达到一定数量后，假日时间的质量就变成形成“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为此，就需要从完善国民休闲的配置结构入手。

实际上，发达经济体比欠发达经济体的国民休闲假日结构更为合理、对提高生产率更有效。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假日分散度更高，能更充分地发挥假日经济效果。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具有相对更高的假日分散度，这种假日结构更为平衡地配置国民的休闲时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形成“玩中学”新人力资本。魏翔和庞世明（2012）的研究显示，我国进入1990年代后的高增长率和假日总量的关系不大，但却和同期推行的国民休闲计划、假日制度改革有一定关系。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形成新人力资本，我国下一步的重点不在于推出更多的假日数量，而在于优化现有的假日配置结构，进行更深层面的假日制度改革。具体而言，假日改革的方向不应是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挪”出更多长假，而是要进一步提高假日分散度，全面落实“带薪休假”、抑制企业中的过度加班文化、逐步取消“黄金周”制度，增强传统节日的稳定性，使周末双休、公共假日、员工假期在全年尽量均衡地分布，并形成制度稳定性。由此提高假日分散度，可以优化国民休闲结构、促进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和休闲经济的发展，进而有利于形成新人力资本。

（三）积极拓展非正规教育的新兴业态

当前，我国处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表现之一就是高质量生活和高效率生产，这意味着需要在更少的劳动时间内获得等量甚至更多的产出。闲暇增加、工作强度降低会使传统行业的投资、就业承受压力，加剧结构性失业，降低传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与此同时，闲暇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交互提高创造出更多的新技术岗位。例如，我国的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兴服务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创造出机器人操作员、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电竞主播、带货主播、跨境电商等海量零工经济岗位。这些新岗位的涌现提醒我们，要重视闲暇时间内非正规教育的就业创造效应。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正规教育活动，非正规教育活动具有自主选择、时间灵活、趣利结合、高度共享的特点。而零工经济、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正是符合上述特点、又具备高技术、高效率特点的新兴业态。为了保证上述新兴业态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制度环境。有必要在服务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积极推进弹性工作制，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和工作福利，这能极大帮助数字化行业和高技术行业获得充分的人力资本、实现快速迭代和增殖。此外，通过大力发展人机协同、万物互联的高端服务业，可以通过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来增进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时间配置理论,将闲暇时间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确认了基于有效闲暇的“玩中学效应”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跨国实证结果显示,“玩中学”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各国之间显著存在,新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的传导作用得以实现。本研究拓展了经济学界对闲暇的研究视角,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追求自由、经济形态高度灵活背后的经济学涵义。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促进文、旅、体、娱高度融合,探索新人力资本的积累路径。“玩中学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为探索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路径提供了可能性,非正规教育所创造的新型业态是新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载体。在线教育、家庭娱乐、运动休闲、艺术欣赏等在闲暇时间内进行的非正规教育成为突破正规教育方式形成新型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为此,一是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门应优化人才培养体系,重视非正规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在教育实践中,建立具有良好韧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人才培养动态制度,促使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实现有效衔接和有机配合,共同促进个体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二是大力促进业态融合,探索建立文、旅、体、娱高度融合的休闲综合体。非正规教育作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路径是在闲暇时间内实现“玩中学效应”,而文、旅、体、娱的高度融合业态和休闲场所正是新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载体。

第二,完善公共假日体系,优化新人力资本的制度环境。由本文的研究可知,假日过于集中不利于发挥“玩中学效应”。我国政府未来应注重假日的结构性调整,解决假日“共时化”问题。即,尽可能避免人为“挪假”形成过于集中的长假制度,需进一步加强力度鼓励和落实“带薪休假”、“春秋假”和“2.5天双休日”等灵活多样的休假制度。尽量将一部分休假权让渡给企业和个人,以便形成可以随劳动生产率优化而灵活选择的休假模式。因此,一是要完善制度保障,加强督导各类企业完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二是优化假日结构设置。各地因地制宜,根据经济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假日结构由集中化向扁平化转变。三是选取试点行业探索弹性工作制的实现形式。选取科技、知识、金融等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的服务业试行弹性工作制。

第三,推进“工作—闲暇平衡”,突破新人力资本的发展瓶颈。工作—闲暇平衡有助于减小工人压力、使得工作更加愉快,进而提高工作满意度。归根结底,人们只有很好地实现了工作—闲暇平衡,才能有意愿和能力来寻求新型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突破发展上限。从国际经验来看,为了帮助国民实现工作—闲暇平衡,有很多可行的政策值得我国政府参考。具体地,建议合理抵制“竭泽而渔”的过度加班文化,创建“家庭和谐型”(Family-Friendly)工作环境,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面向优秀员工推出“儿童抚养战略”(Childcare Strategy)等类似政策来提高国民的闲暇购买能力,进而增进闲暇活动质量。探索建立“家庭和谐型”工作环境、尝试推行“儿童抚养战略”等举措不仅可以充分发挥闲暇时间的人力资本增值价值,还可以显著改善“工作—闲暇平衡”状况,提高生活满意度。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研究缺憾。首先,虽然本文选用综合假日变量来表征有效闲暇及“玩中学效应”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但对这种复杂人力资本的测度还需进一步细化。其次,“玩中学效应”隐含了国家间文化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内生性。尽管本文对内生性问题做了有效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结果偏差。再者,关于“玩中学效应”的内部发生机制,需要进一步甄别疲劳效应和知识效应的存在方式和作用机理。最后,本文对国别异质性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未来需要进行更多的识别工作。

参考文献

- [1] 蔡昉, 都阳. 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因素和影响[R]. 2020年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2020.
- [2] 陈诗一, 陈登科. 雾霾污染, 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经济研究, 2018, 53(2): 20-34.
- [3] 宋弘, 吴茂华. 高房价是否导致了区域高技能人才资本流出?[J]. 金融研究, 2020(3): 77-95.
- [4] 王士红.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新进展[J]. 经济学动态, 2017(8): 124-133.
- [5] 魏翔, 虞义华. 闲暇效应对经济产出和技术效率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1): 130-139.
- [6] 魏翔, 庞世明. 闲暇效应与内生增长——基于中国和瑞典数据的分析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1): 35-50.
- [7] 温志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 36(5): 614-620.
- [8] 张莉, 何晶, 马润泓. 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J]. 经济研究, 2017(8): 157-172.
- [9] Aguiar M, Hurst E. 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 The Allocation of Time Over Five Decad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22(3): 969-1006.
- [10] Aguiar M, Hurst E, Karabarbounis L. Time Use During Recess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5): 1664-1696.
- [11] Antunes E S, Soukiazis M. Foreign Trade,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Approach for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J].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2, 21(1): 3-24.
- [12] Barro R J.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M]. Boston: The MIT Press, 1998.
- [13] Becker S O, Woessmann L.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2): 531-596.
- [14] Bloom D E, Canning D. The Health and Wealth of Nations[J]. Science, 2000, 287(5456): 1207-1209.
- [15] Caballe J M, Santos. On Endogenous Growth With Physical and Human Capita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6): 1043-1067.
- [16] Csikszentmihalyi M. Leisure and Socialization[J]. Social Forces, 1981, 683(1): 35-42.
- [17] Eden M. The Week[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6.
- [18] Fogel R W.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19] Gali J. Technology, Employmen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Do Technology Shocks Explain Aggregate Fluctu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1): 249-271.
- [20] Gómez M A.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Externalities, Economic Growth and Equilibrium Efficiency[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55(2): 227-249.
- [21] Gunter B G. The Leisure Experience: Selected Properties[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987, 19(2): 115-130.
- [22] Heckman J J, Kautz T. Fostering and Measuring Skills: Interventions that Improve Character and Cognition[R]. NBER Working Paper, 2013.
- [23] Kacapyr E. The Cost of Inflation[J]. American Demographics, 1998, 20(11): 24-36.
- [24] Kelly J R. Leisure Identities and Interaction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3.
- [25]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3-42.
- [26] Lechner M. Long-run Labour Market and Health Effects of Individual Sports Activities[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9, 28(4): 839-854.
- [27] Ortigueira S. A Dynamic Analysis of An Endogenous Growth[J]. Economic Theory, 2000, 16(1): 43-62.

作者简介

魏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休闲经济、人力资本和劳动经济学等。

王鹏飞(通讯作者), 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博士后, 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休闲经济与时间配置等。电子邮箱: wangpengfeigscass@126.com。

(责任编辑: 张亮)